

奶 山 羊 (外 一 首)	
○ 北 野	
即便是黑色的奶山羊 乳汁也是白的	为了营养孩子们,那些山羊 妈妈奋不顾身
终南山	
白色的奶山羊,乳头粉红 乳汁更白更香	终南山在长安以南 那里有闲云野鹤竹影清泉 有未曾谋面的有待对坐而 谈的友人
奶山羊的瞳孔扁平 像一对黄铜锁眼安装在寺 庙大门上	
原本坚硬的犄角,软化成低 垂的乳房 悬挂在多毛的腹部	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是我 们的话题 谈空论虚也无必要 都是过来人,许多事情心照
奶山羊的下巴一律保留着 胡须	不宣
看上去很酷,有些怪异	吃茶也仅仅是一种仪式 煮酒或者吸烟,也未尝不可 坐地日行八万里,相对无言
春天的时候有人看见它们 领着几只幼崽 正在林间爬树,啃食枝条上 的杏花	亦契机
杏花灿烂而香甜	都有来历,都有去处 如羚羊挂角 似白驹过隙

今天,就是一次穿越而至

○ 贺永军

乘坐 C919 飞机 去北方的香山看红叶。 或者乘坐复兴号高铁 去南方,去港澳大桥跨海 远眺	守着山峦,我就像石头不屈 守着江河,我就像水流无悔 骨头在枪林弹雨里铮铮作响 血液在火海里沸腾 电光石火地闪过一个念头 穿越到很多年后是什么样子
今天,风景如画 江山无恙	今天,就是一次穿越而至 我看到想看到的 我热爱的 我信仰的 我誓死捍卫的 我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 突然看到今天的自己 只是很多年前的一次穿越	
战旗猎猎	

不知道,当年李白从江油到长安,走了多少天;也不知道,他走向长安时,揣着怎样的念头。国庆第一天,我们三人一狗,早早从西安出发,下午4点就到达江油。我下意识地感叹了一声,千里江油一日还。女儿愣了一下,妻子连忙纠正,千里江陵。我没有解释,默默看着窗外,似乎看到了从江油走出的李白。

中国的孩子,几乎都会背“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李白的诗,引发了我的想象。对一个更多只能从书里看世界的农村孩子,李白的诗,既像家乡那轮让自己安稳的圆月,又像远方那弯让自己心动的眉月。

江油会有什么呢?2008 年抗震时,我曾到过,没细心看。当了 30 年的院校兵,没有机会上战场,演习场也去得不多。灾难来时,踊跃报名,来到灾区。干的都是消毒杀菌的平常事,在泥水地上睡得腰酸腿痛时,没有抱怨,心里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退休第二年,前往眉山时,路过江油,没好意思来见他。他在长安城待了 3 年,我在西安城待了 30 年,结果都又出来了。在巴登酒店安顿下来后,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拜望他。不知道纪念馆里会有怎样的陈

列,我只想找一个角落,与中年后的李白,“相看两不厌”。

早早到达故居,入园后没有直奔太白楼,而是向左,找到了他的老家。父亲给李白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从小读书游历,结交名流。25 岁时,他却毅然地走出四川。不同于司马迁的壮游、苏轼的宦游、徐霞客的研游,在那个交通条件特别不方便的年代,他像风一样飘到金陵,又像雨一样落在安陆。明知不能科考入仕,却没有安生地守着家人,还是走向了长安。短暂入朝,最终浪迹天涯。在路上,他用生命擦出火花,燃烧自己,像流星般划过历史的长空。

离开江油,向北到达平武。山势高耸,隧道相连,又有点像穿秦岭的感觉。不断穿行中,我问正在开车的女儿,李白在路上,会是怎样的情形?她没有回答,我不禁在想,纵使路上不缺朋友,更多的还是孤独。那个时候,他大概在用酒浇灌灵魂,写诗与天对话。

10 月,中原秋日的气息在太行山南麓层林之间弥漫开来。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 2026 年会结束后,我们一行人跟着河南师范大学张黎波老师前往新乡宝泉。同行有南京大学的张光芒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老师、项静老师,复旦大学的战玉冰老师以及远道而来的香港浸会大学唐睿老师。曹文轩、李洱、杨庆祥、张生、季亚娅、樊迎春等十多位老师因事先走,未能同游,算是憾事。

11 日下午约 3 点,我们到达宝泉。天是阴的。没有太阳,太行山就少了一丝明艳,露出几乎水墨一般的本色,坦然地横在眼前。铅灰色的云低低压在崖顶,赭红的岩壁是冷峻的,峡谷里的水汽蒸腾,有凉凉的潮气。

沿着峡谷栈道前进,没有看见飞瀑,只是听到了水声。声音是从丹崖绝壁里面传出的,沉稳缓慢,若大地厚重的心在跳动。张光芒老师步子快,一会儿就到了最前面,咖色外套在蜿蜒的山道上时隐时现。黄平老师、项静老师、战玉冰老师以及其他随行老师走在中间,边走边聊,声音不大,融入流水声中。唐睿老师来自香港,对于北方的崖柏、红岩、黄桷叶子很喜欢,走走停停,举着手机“咔嚓”地拍,不知不觉就落到了最后。队伍在栈道上拉得老长,前面的拐过弯不见了,后面的人也不急着追。

一路流水,一路欢笑,在宝泉最有名的飞瀑前,大家停下了脚步。那是百丈丹崖上落下的银河水幕,水幕碰到岩石上,



科学:冰冷的温情 (1)

○ 墨 耘

看动物类电视节目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非洲大草原上,一只角马正被狮群围猎。它拼命奔跑,四蹄扬起漫天尘土,但狮子的利爪已经划破了它的后腿,鲜血顺着皮毛滴落。角马终于倒下了,狮子撕开它的喉咙,肆意进食。不远处,一辆

我的故乡在神木马镇一个僻静、悠远的乡野。那里土地广袤、民风淳朴,存放着我最美好的记忆。每个春天,大地上生发的野菜都成为童年味蕾上的佳肴,我和它们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许多地方都有地软,它因一场雨的召唤而苏醒,又在一场雨后沉沉睡去。地软是紧贴大地的一种不规则的、呈淡黑色的藻类,随着不断生长,其颜色缓慢变成青黄色至淡青色,因其形状极似单片黑木耳,也被称为“地木耳”。十里不同俗,很多地方把地软称为地皮菜、天菜、地踏菜、雷公菜,陕北人习惯上将其亲昵地唤作“地圪圪”。乡下广阔绵延的土地是地软生长最好的温床,一场细雨后,漫山遍野皆是地软胖乎乎的身影。雨后初晴,太阳洒下灼眼的光芒,捡地软的队伍便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彩娥和粉霞,她们纤细的臂弯上挂着红柳筐,乌黑的麻花辫在风里甩来甩去,像一只只飞进春天的花蝴蝶。大家在展阔的土地上散开来,时而猫着腰,时而蹲下,时而

千里江油一日还

○ 李亚军

酣然入睡,却听了半夜的雨。先是淅淅沥沥的声音,似乎能看到清亮的水珠打在树叶上、树干上,地面的石头上,甚至还有水面上。良久,有些迷糊,感觉到雨声像春蚕蚕食。恍惚之间,忘了身在何处,更忘了今夕何夕。

一早起来,一个人在山道上,向上走了一阵,又向下走了一阵。半坡上的苹果树挂满果子,有两三个红苹果滚落下来。一群牛出门食草,排队爬到山上。平武是多民族聚居区,分不清迎面走来的,是汉人还是藏人。“耕夫与樵者,出入画屏中”,李白的诗意跃然浮现。吃早餐时,女儿说,前天才在家里吃的早饭,感觉却像隔了好多天。

继续向北,从王朗下高速,拐进扒苦加古镇。碧绿的天母湖,环抱着一个小镇。路边有比肩的藏式民居,却没有想象中的热闹街市。在江边的排档里,吃了一餐川菜。到云上民宿的露台上,三个人围着一壶酥油茶,看山水,聊着天。我又在

山水有言

○ 张 茹

就变成漫天的水雾,白蒙蒙的一片。大家忙着照相,快门一按,身后水声震耳欲聋,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干净透亮。照片定格下来的是山水,也定格着一行人在繁忙工作之后难得松快的神情。

6:30, 山色完全变暗,凉意越来越浓。我们在山上的一个餐厅休息吃晚饭。一盘番茄炒蛋有焦香,一碟野菜清脆。最受欢迎的是梅干菜扣肉——肥而不腻,咸香可口,夹在馒头里吃,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山野的实在。不知是谁提起,项静、张光芒老师老家都在山东,于是众人一致认为,馒头最好吃的地方是山东。项静老师回忆说,在山东上学时,一周五天的午餐只有一天有米饭,四天都是馒头。张光芒老师拿起一个馒头,有条不紊地说,山东馒头分层,是真好吃。山东很多主妇肩痛,大都是揉面所致。黄平老师和战玉冰老师是东北人,也常说东北的馒头也不错。满桌都笑了起来。

7:30,起身返程。大家脚步放慢了,互相提醒脚下。快到终点时,队伍里忽然有人问:“张光芒老师呢?”众人才发现,方才还在前面走着的张老师,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中原文学》的刘亚新老师,回望身后恍惚看到一棵树下有人。走近一

吉普车上,动物学家举着摄像机,镜头稳稳地对准这场生死追逐,但没有下车驱赶狮子,甚至没有发出一声惊呼。他只是记录着,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一幕,常被观众误解为冷酷无情。怎么能见死不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被撕裂而无动于衷?可只有真正懂得自然法则的人才明白,这并非冷漠,而是最深沉的敬畏。人为的善意干预,救下角马,便会令狮群

地 软

○ 王永耀

又站起来,拿一根细长的树枝扒拉,在草丛、树根、泥皮、石头上寻找地软,用手指捏住一角轻轻一拉,一片柔软湿润、近乎透明的地软就滑进手里。捡地软时地面的湿气还是会浸入裤管,但与大片诱人的地软相比,大家已然忘却了那短暂的冰凉。记得地软最多的地方在沟渠、石头上、树下、草丛、坡洼、地埂和荒地,那荒地被遗弃后不再长庄稼,长出的地软却柔软、硕大而肥美,由此可见,事物都有两面性,只是需要我们用耐心和真情去发现。

地软天然纯粹、玲珑剔透、营养丰富,有木耳之筋道,却比木耳更脆爽;有粉皮之绵软,却比粉皮更嫩滑,这也是陕北人喜食地软的根本原因。地软作为食物古已有之,清人王磐《野菜谱》写道:“地踏菜,生雨中,晴日照郊原空。庄前

纠结古镇没有街市,妻子说,如果所有的古镇都一样,那还有啥看头。我听后无语,端起一杯酥油茶,看着一只白鹭从湖面飞过。

晚上吃过牦牛火锅,我主动提议多转几圈。不光是为了消食,更是为了看稀奇。挤在人群中,看着街边的房子,听着各地的方言,感觉比过年还热闹。街中心的一个大院内,几百人围着一盆篝火,转着圈,边跳边喊,地面都在抖动。我抱着小狗,站在高处看着,想起电影《长安三万里》,李白在长安酒肆里的狂欢。出门在外,心里总是怯怯的,压根没有李白仗剑走天涯的豪气。

扒苦加古寨与奇博新村,同属亚者造祖村。房子都是土木水泥砌起的实墙,外边包上木板。有的烟熏火燎,有的则崭新光亮。我们投宿的“白羽毛”,刚刚建成两年,木板刷成亮黄色,特别扎眼。街上有很多带“氏”字的标牌,看了半天,才意识到,这里原是氏族人的聚居区。

女主人招呼早餐。走进去,看到一圈白木台子靠墙摆放,上面放着藏式毛毯,前面放着六七张茶几,中间放着一

看,果然是张光芒老师。他坐在地上,与树根、树干差不多融为一体。他本来走得快,先到这儿,坐着休息等候我们,没想到一群人从他面前走过,都没有认出他是谁。他抬起头,一脸无辜地笑道:“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一出“大隐隐于树”,把山中夜的凉意都笑散了。

待走到山脚停车场的时候,天上开始有零星的雨丝飘落,细得像蛛网,落在身上无影无踪。大巴车就不远处,大家加快步伐向车门走去。上车、坐下、关门,雨渐渐密了起来。车慢慢驶出停车场,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一道道弧线。系上安全带,我看着雨水在车窗上弯弯曲曲地流动,突然想到下午在一个瀑布前站了好久的一刻。水流从高处落下发出很大的响声,可是我的心很安静。山站在那里,水从高处流下来。它不说话,却什么都说了。

车厢内渐渐安静下来,有人靠在椅背上休息,有人拿着手机翻看下午拍的照片。一下午的时间,那么短,像一场梦。然而宝泉的水声、张光芒老师树下“隐身”的趣事、农家院的扣肉和馒头,以及这场从若有若无到密密匝匝的夜雨,都被留在了宝泉,与山水融为一体。

宝泉半日,山水有言。时间虽然不长,却把一群整天与文字为伴的人,放回到了山水之间。我们来过,看过,听一场宝泉的瀑声,然后各自带着一身的松弛、满心的安宁,隐入中原的夜色中。

饥饿衰败,打破种群优胜劣汰的平衡,最终让整片草原生态陷入崩塌。这种克制的、不近人情的冷静,是尊重规律的理性,更是守护万物生生不息的温情。

世人总愿将温情等同于柔软的怜悯、即时的救赎,却误以为科学的理性、克制与恪守规则是冰冷的漠然。然而正是科学那看似“不近人情”的冰冷坚守,带来了一种超越世俗私情、着眼长远存续的大爱。它摒弃短暂的情绪慰藉,以恒定的自然铁律托举文明、启迪心智、拯救危难、滋养人类,在凛冽的理性外壳之下,藏着守护众生最真实、最恒久的温情。

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生动地描述了人们捡食地软的妙然情趣。乡亲们把地软捡回家晾晒干,做成诸多美食,常见的有地软包子、地软饺子、地软炒鸡蛋、地软拌汤、地软炒肉。在明媚的春日,和家人围在一起吃几个地软包子,简直能香塌脑瓜。地软包子味道极佳,但做起来非常麻烦。首先,要用簸箕把干地软中的草叶、泥土和其他杂物筛出去,然后用清水反复洗涤,直至地软没有杂质变得晶莹透亮。其次,将地软、豆腐、粉条、肉末均匀拌在一起,加入适量的盐、姜粉、香油,让其充分融合。最关键的一步是炒包子馅,要精准拿捏火候,这样炒出的包子馅儿色泽泽清亮、味道绝佳。包子出锅时,地软的清香裹挟着肉味,让人垂涎三尺,也顾不得烫手就大快朵颐起来。

一种植物总有其生长的土壤,让我惊讶的是,晴日里总是藏起身姿的地软,却在一场雨后绽放出绚烂的生命。我相信,地软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好的恩赐。

个长条的火炉。挤在一角,烤着炉火,吃着简单的饭菜,听到有人在用听不清的川语问候,我却“笑而不答心自闲”。

该回家了,女儿提议走北线。我原本喜欢走老路,还是听从她的意见。在天母湖边,与清亮的湖水,还有水中倒映的古寨告别后,我先开车,一路向北。山越来越高,女儿问这属于哪个山系。平日子里,她工作忙,回家说不上几句话,这几天才发现,她特喜欢交流,而且很有见地。进入大熊猫保护基地,隧道在山体里螺旋绕行。她用 AI 查询后告知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生态,也是为了缓解高差。

掠过九寨沟,进入甘肃界。我曾盘算过多次,想来这里看看,却没有机缘,更缺少胆气。这一回,无意间,完整地走了一圈。车行路上,如船行谷中。坐在上面,看着不停变化的山势、悄悄变色的草木,还有路边的人家。

天黑时,妻子把车开进西安城。女儿说,有了这次拉练,我们真可以开车去云南。我有些为难,刚说了一句,就被妻子打住:不要多想,出发就行。车子拐进曲江,看到水边的霓虹,我又想起李白。如果他也像我这样思前想后,大概哪里也去不了!